

漫话南



顺访惠灵顿 新西兰位于赤道和南极之间，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由北岛、南岛两个大岛和一些小岛组成，面积有近 27 万平方公里。据 1992 年的报道，新西兰当时的人口为三百多万，80% 以上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土著居民毛利人占人口的 12% 以上，华侨和华裔人口不到总人口的 1%。新西兰全境多山，平原狭小，山地和丘陵占其全国面积的 3/4 以上。北岛多火山和温泉，南岛多冰河和湖泊，北岛和南岛隔库克海峡 (Cook Strait) 相望，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新西兰首府惠灵顿位于北岛的东南端，是世界上最靠南的首都，也就是说，南半球所有国家的首都中，它的纬度最高 ($41^{\circ} 17' S$)。惠灵顿环抱着尼克尔逊港 (Port Nicholson)，是个港口城市。从船上望去，面临海湾的三面山坡上，建有一层又一层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别墅式房子，错落有致，煞是好看。到了夜晚，从房子里透

出的灯光闪闪烁烁，犹如点点繁星，好似仙境。

我们的极地号是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左右停靠在惠灵顿港的。当时，新西兰有关方面的人士、我国驻新外交使团的代表以及新华社的记者等都来到码头欢迎我们的到来。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关心地对我说：“从岸上远看，你们的脸色都有点苍白。”她说的是实话，因为到惠灵顿前，由于塔斯马尼亚来的东澳气旋的影响，风浪比较大，又有人开始晕船了。这次比上次遇台风时的情况要好一些，我虽然也感到不适，但还勉强支撑着，脸色肯定好不了，于是我自嘲地说：“我是‘伊丽莎白’（一脸煞白）！”。船刚靠岸，海上二十多天旅途的劳顿就全被抛到了脑后，大家开始各忙各的。考察船准备在这里停靠四天（后来因检修船只等的需要，又延长了两天），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惠灵顿植物园。因为我研究南极古植物已好几年了，南极发现的植物化石与现今南半球生长的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

极之旅 (三)

李浩敏



联系,而与我们熟悉的北半球的植物区别很大,能到惠灵顿植物园去参观,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到植物园很难找到同行者。于是,我就先和队里的几个同伴一起到惠灵顿市区各处走走看看,熟悉一下环境,为我第二天的独行做准备。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三天,我独自在植物园对着南半球一些特有的植物,又是拍照、又是做笔记,整整忙了两天。在那里,我还遇到从台湾来旅游的老、少三代一家人,他们主动与我打招呼,问我一些情况。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南极考察队的一员,即将到南极去时,由衷地说,大陆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快。

我们船、队到达惠灵顿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报刊纷纷报道新西兰副总理兼对外关系与商业部部长麦奇赖恩先生接见我船、队领导的消息,并附上了接见时的照片。还有一份报纸刊登了记者对我们考察队总领队、首席科学家董兆乾同志的访问,对我们船、队的方方面面都予

以详实的报道。华人和华侨听说祖国的一万五千吨级的巨型南极考察船来了,也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有的人甚至来到码头,要求到船上参观,于是,我们船上的人就引领他们到船上各处走一走,看一看。据他们说,以前惠灵顿港从来没有停靠过这么大的船。很快我们就与当地的一些华人成了朋友。他们不断地询问国内的情况,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向我们倾诉他们到新西兰后的苦辣酸甜,使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一位三十来岁的北京老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说,刚来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带来的钱也逐渐花光了,好在来时买的是往返机票,就打算回国了,由于租的房还没到期,就多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他几乎是弹尽粮绝,每天吃的是面包蘸点儿剩下来的白糖,喝的是自来水。然而,在他将要离开的前一天,他得到了一份对口的、收入颇丰的工作,于是,一切峰回路转。经过几年诚实、辛勤的工作,他买了车



子、房子,把太太和小孩也都接来了,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玩,我们还真的抽空去了。正如他所说的,房子很大很漂亮,我们和他们一家聊得也很投缘。我对他有这样一个和美温馨的家,感到十分欣慰。去他家时,我把我的几斤湖南产的橘子悉数送给了他们。这种橘子皮薄汁水多,酸甜适中,非常好吃,我一直不大舍得吃的,为了让他们也尝尝久违的祖国美味,我欣然割爱。

惠灵顿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整洁和出奇的清静,有时走一条街,也不过遇到一、两个人。市民也很文明有礼貌,在街上有的人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或对我们点头、微笑,非常友好。华人朋友和几位新中友协的人士还一直开车带我们到四处参观游览。

在停靠惠灵顿期间,船上还举行了两次招待会。一次是招待外国友人,由船、队领导作陪。

另一次是接待侨领、华人朋友及使馆人员,本来准备接待三十几位客人,可是后来,据说来了八十多位,几乎得到消息的全来了,再加上我们船上原有的一百多人,齐集一堂,非常红火热闹,吃的是从祖国带来的饺子,喜庆的气氛像过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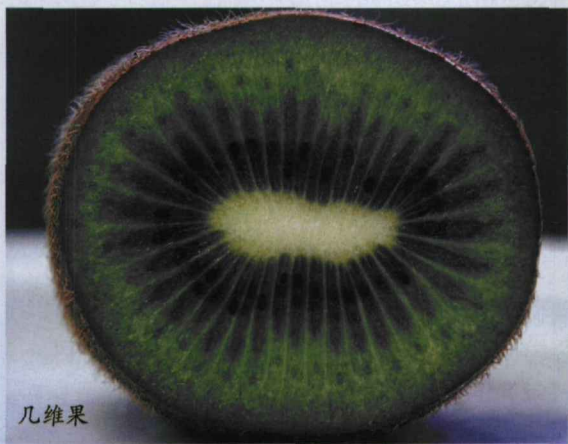
11月24日,我国驻新西兰大使李金华女士也举行了招待会,邀请了我船、队的部分人员参加,为我们送行。可能又是因为我年龄最大,有代表性,所以我也有幸参加了。李金华大使感谢我船、队在短暂的停靠惠灵顿期间,积极主动地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促进两国南极事业的合作与发展是一次十分实际的外交工作。她说,华人和留学生对船、队的到来欣喜若狂,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教育。她还说,欢迎你们选择这条航线,期待你们的再次到来。

在这次停靠惠灵顿期间，除了我参观了惠灵顿植物园外，我船队的其他不同专业的科技人员还分别参观、访问了新西兰海洋研究所、新西兰地质与原子能研究所、教育与环境中心、维多利亚大学地质系、惠灵顿医院、国际南极中心（国际南极信息与研究中心、新西兰南极计划局、国际南极中心参观中心）以及新西兰气象服务有限公司等。总之，大家都收益良多。

由几维鸟(kiwi)想到的 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国家去，都要买那个国家的一套或几套硬币，用来收藏及送人。在新西兰期间，也不例外。我发现，新西兰的七枚一套的硬币中，竟有两枚上面的图是几维鸟(kiwi)。几维鸟是一种不能飞行的鸟，样子十分可爱，是新西兰的国鸟。新西兰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一种著名水果被叫做“几

维果”(kiwi fruit)，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喜爱几维鸟了，所以把这种美味的水果也取名“几维果”(目前我们国内把它翻译成“奇异果”)。其实，奇异果的祖先是从我传到新西兰的，是从我国的猕猴桃(拉丁学名是 *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var. *hispida* C.F.Liang) 经过引种驯化而得来的。它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此属原来只分布在东亚，我国是这个属的主产区，有 52 个种和众多的变种，从东北到海南，从西藏到台湾都有分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皖南曾经尝过当地野生的猕猴桃，大小和鸡蛋差不多，酸得不能入口，我当时戏言，大概只有猴子爱吃，故而得名。新西兰早年把这种植物从我国引种过去，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和育种改良，才培育出今天的被尊称为“水果之王”的奇异果。从酸涩的野果到果中之王这一事例，充分显示科学的威力有多么大。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是生产力”，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本世纪被很多科学家预称为“生物世纪”，这意味着生物学研究发生众多、重大和突破性进展所需的方方面面的条件在本世纪逐渐成熟了。我国有丰富的生物基因库，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的生物科学研究及相关教育事业正在奋起直追国际先进水平，个别领域也已取得



几维果



几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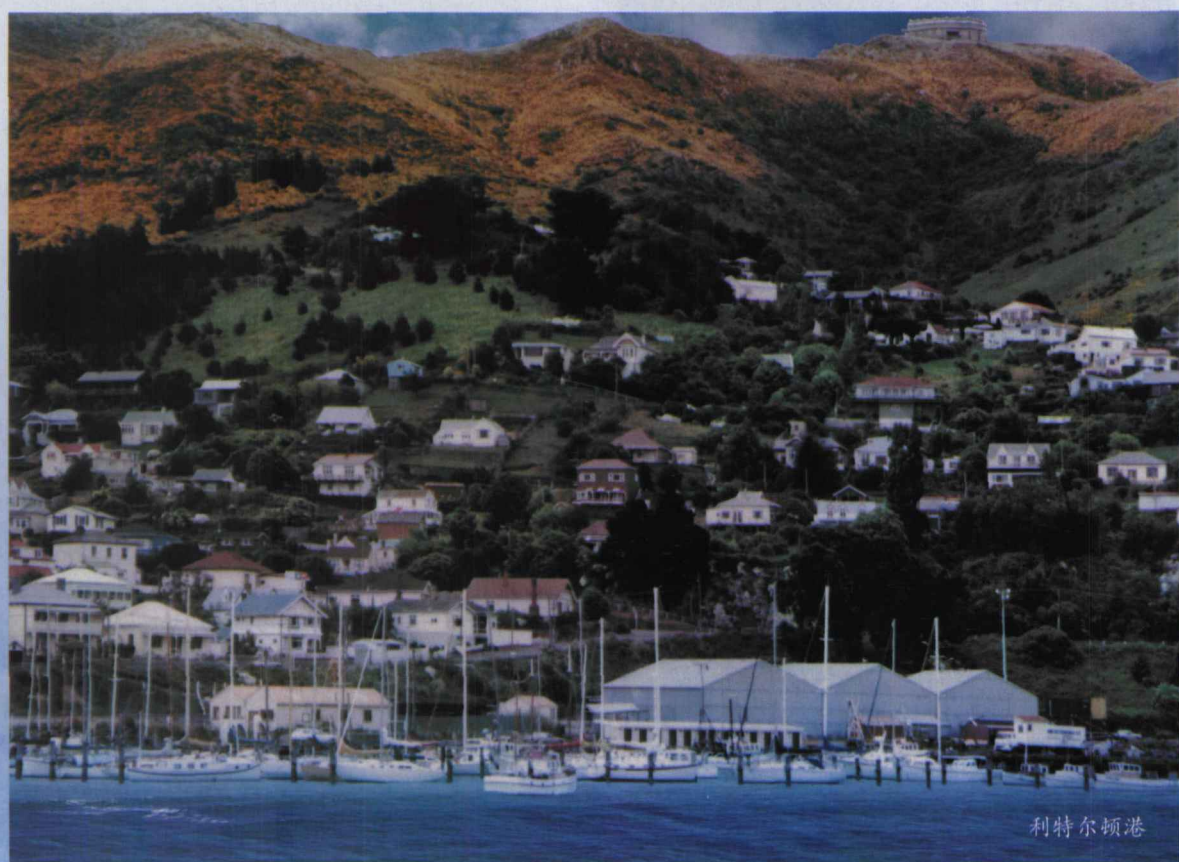


几维鸟

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的有志于生物学探索的年轻人抓住当前大好机遇,认真打好坚实的基础,培养创新性思维,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我国的生物学研究事业,定会突飞猛进,造福于国人,造福于全人类。

停靠利特尔顿港 11月25日下午2时,我船驶离惠灵顿,第2天清晨7点,到达新西兰南岛的利特尔顿(Lyttelton)港。此港距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12公里,后者是新西兰南极计划局、国际南极中心等单位的所在地。几天前我船的几位领导和李华梅同志(她1983年曾参加过新西兰南极科考队)曾乘专机到该市访问过。我船在利特尔顿港停靠,是要在这里加-20号油(即气温在零下 20°C 不凝固的油),因为该港口是新西兰南极考察船去南极的出发港,

所以在这里才能买到这种型号的油。由于加好油以后,船就出发,大家都不敢远离,只在附近转一转。我听说邮局离这里不远,步行只需15分钟,就请了假,去邮局发了几封信,买了点纪念邮票,匆匆赶了回来。这时,船上的许多人都在看两位斐济人钓鱼,听说他们上次钓到了二百多斤,这次,亲眼看到他们带来的桶装满了,紧接着,塑料口袋也鼓了起来,鱼还不停地往外跳。我们的几位船员和队员看得技痒,也赶忙拿来了简陋的钓鱼工具,从食堂找了几个小虾当饵料,把鱼钩远远地抛了出去,不到20分钟,居然钓到了两条鱼,其中一条足有斤把重。鱼放到岸上后,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大家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鱼放回海里去放生,可是太晚了,放回也不能生还了。上海小宝厂(长城站这次基建所用建材的制造厂)的一位工人小陈这





时索性义务为斐济人钓起了鱼,而且,竟然一次钓上来两条各一斤多重的鱼。在鱼被提拉出水面之前,有人起哄:“Nothing! Nothing!”,小陈不会讲英语,平时至多只知道几个英文单字,此时,却也急中生智地说:“有 -thing! 有 -thing!”真是难为了他,竟然把 no-[nʌ -]听了出来,而且,巧妙而诙谐地做了中、英合璧的回答,令大家捧腹。我想,这也是在新西兰这个讲英语的国家待了几天的成果之一吧!

下午 4 时,所购的油通过油泵,全部输入到储油舱,船长命令,立即启航。因为船长从气象部门获悉,最近几天将有好天气,故一刻也不耽误地很快启航了。

巧过西风带 离开新西兰后的第四天(11月 29 日)下午,我们的魏船长突然神态轻松地来到我们的宿舍与我们众女士聊天,他说,前些时一直忙,也没时间来看望你们。魏船长在百忙

中,抽空来看望我们女同胞,我们都非常感动,他真不愧是中共十四大的代表,有老八路的作风。我趁这个机会,赶忙请他在纪念封上签名,又问了许多有关极地船的事。我最先问的是怎么巧避 28 号台风的,他说,很简单,根据船速和风速,把它绕过去。他说得十分轻巧,事实上,正如我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是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的。他给我们讲,这次航行中,有些事与往常不同,赤道无风带本应十分平静,但却有些颠簸,而往常过南纬 45 度至 60 度之间的西风带,一般人都被颠得受不了,船左右可晃动到 30 度,船舱要紧密封舱以免进水,而这次却风平浪静。经他这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那个传说中极为可怕的西风带。后来我在记录每天(特指下午 2 时)船所在经纬度的小黑板上见到,当天船的经纬度是 $61^{\circ} 57'S, 164^{\circ} 09'W$,的确已经过了西风带,怪不得船长那么轻松。我们忙问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他说,得到天气预报后,我船从利特尔顿港匆匆出发,赶在气旋发生之前走,把气旋甩在船的后面。当时的形势是我们的船前和船后各有一个气旋,船航行在两个气旋之间,通过不断了解气旋的位置和速度,并控制船速,平稳地过了西风带。他说得还是那么轻巧。他还告诉我们,我船韩长文大副几年前就提出了走这条航线去南极,因为这条航线有时可以顺利通行(如这次一样),而不似原航线那样每次必定颠簸不已。而且,这条航线是垂直穿过西风带,比原来的斜插,不仅省了时间还省了钱。我们还向船长问了许多航海方面的有关知识,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托船长、全体船员和气象人员的福,这次过西风带我们没受一点儿罪,而且,由于在新西兰买了不少的水果,包括硕长的香蕉、美味的奇异

果(即大猕猴桃)、鲜红发亮的草莓以及水果酸奶等,吃了后,人人胃口大开,我的胃口好得甚至想去饭厅吃夜宵,这是始料未及的。

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 穿过了西风带,这时距我们从青岛出发已整整过了一个月了,距离长城站大约只剩下不到 1/3 的行程。这时我们已完全习惯、并喜欢上了船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船上,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夏训时听了不少令我们受益匪浅的报告,其后,由科考队员们主讲的科普讲座一直没断过,我也被邀做了个报告。我讲了两个问题:1、什么是古生物学,及其用途;2、南极古植物化石的新发现及它

的古气候学意义。我在开场白中,首先讲的是古生物学与考古学的区别,因为我到船上后,就有人误以为我是考古的,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种误解是常遇到的事。其实,二者很容易区别,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同。古生物学是生物学和地质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生物的化石来研究地球上各类生物的起源、演化和发展,所涉及的时间从距今三十多亿年的太古代到第四纪;而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是与人类有关的事件,涉及的时间是从距今二百万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第四纪,而且侧重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时期。当然,古生物学中的第四纪古生物研究和考古学中的史前考古,在时间上的确是有些交叉和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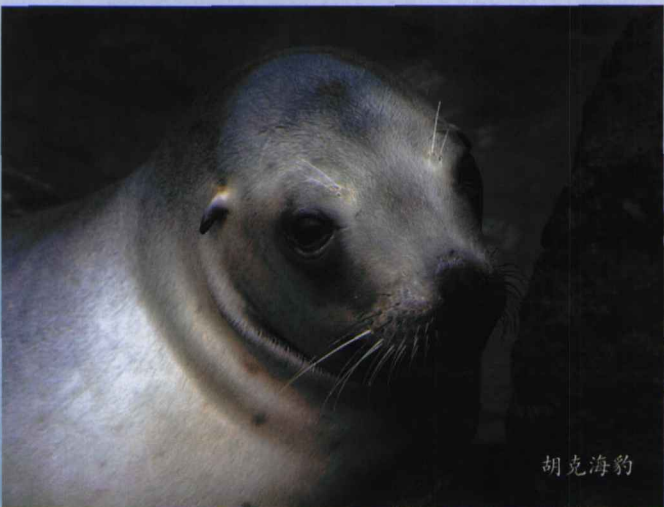
关于南极古植物化石的新发现及其古气候意义,我将另辟篇章,给以较详细的介绍。

除了学术活动,我们还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如乒乓球及各种各样的棋类

的比赛,都搞得热火朝天。船上的文体委员还为我们四位女同胞组织了女子乒乓球比赛,而且一切都那么有板有眼的,像个真正的比赛。这让我有点心虚,因为我长大以后,很少打乒乓球,倒是小的时候在家里常把两张八仙桌放在一起,中间立几块砖,兄弟姐妹之间一起打打球。那时我个子小,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球来了,只要能把球挡了回去,就算不错了,根本不会抽球、杀球。就这个水平,现在让我正儿八经地打比赛,心自然有点儿虚。杨工则根本就没摸过乒乓球,这样一来,四个人的名次只好由她垫底了。李华梅打起球来,来势凶猛、气势不凡,有点



豹形海豹



胡克海豹



威德尔海豹



新西兰全套硬币的正反面

儿霸气,看来冠军非她莫属。李金兰打得也不错,虽然比不上李华梅,但比我强多了。然而,比赛的结果却是戏剧性的:李华梅是冠军,李金兰第三,我反而成了亚军。想想那场比赛,真觉得不可思议。我在技术上远不如李金兰,但由于我的牛皮糖似的磨劲,把她打过来的球几乎都挡了回去,她有点儿急,频频抽杀,造成一些失误,我反倒因而取胜。看来,耐心和韧性是我的强项,如果基本功再好一些,那就完美了。

船进入南纬 60 度的高纬度海域以后,我们还开展了一次“预测冰山出现时间”的有奖比赛(以肉眼见到为准),即在 11 月 28 日晚至 30 日晚的所有时间区内(每个间区为 15 分钟),每人选一个,在该间区内填上自己的姓名,表示你认为这段时间最有可能见到冰山。填 29 日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填 30 日。我填了 30 日晨 7 时 15 分,我想,夜里可能看不到,清晨大家都起来了,才能见到。最后的答案是 30 日凌晨 1 点 15 分我船首次发现了冰山。原来这个时间是以驾驶台的发现为准,他们是 24 小时值班,夜里当然也可以看得到。这次海洋局的邸希盛部长得了奖,他写的时间与最终结果最接近,得到了一箱啤酒(24 罐)的奖励,领奖时他说,谁来祝贺我,就可以拿走一罐。结果,在欢笑声中,啤酒被一抢而光。其实,29 日晚 6 点多钟,船上的雷达就已发现了一座冰山,但因它不在航线上,肉眼未能见到。

以后的几天,船不断地东行,冰山也频频出现,我们的长城站已遥遥在望。(未完待续)